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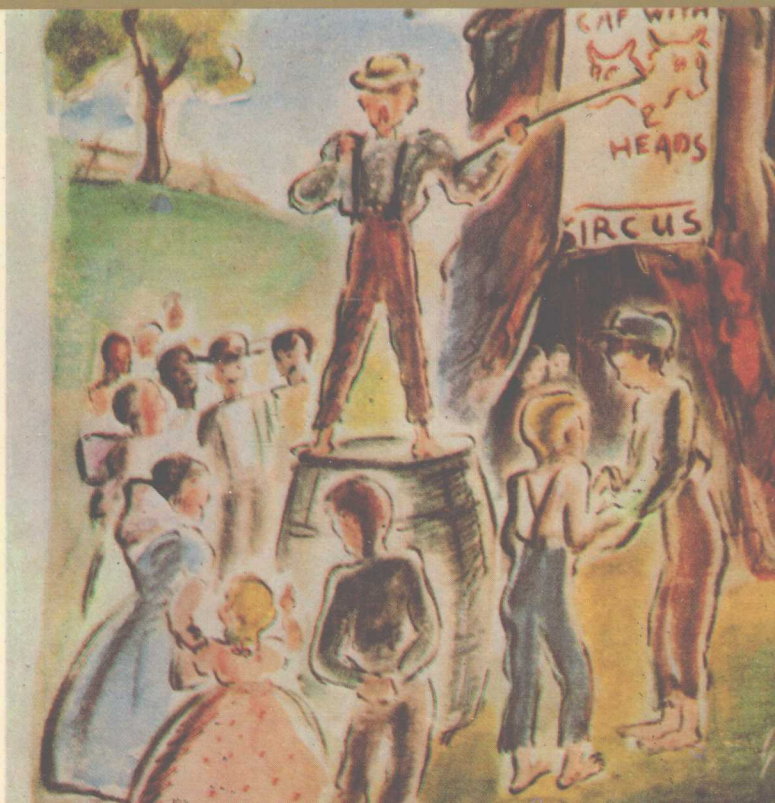
● 马克·吐温选集

# 汤姆·索亚历险记

MARK TWAIN: 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

张友松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马克·吐温选集

---

汤姆·索亚历险记

---

张友松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书 名：汤姆·索亚历险记

作 者：【美】马克·吐温 著  
张 友 松 译

出 版 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5号）

原 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印刷十一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8.125

字 数：178千

版 次：1996年8月新1版第4次印刷

印 数：15,001—25,000

定 价：11.50元

ISBN7—80579—240—2/I·193

---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责任编辑 匡时  
封面装帧 开天

## 小 引

这部书里所记载的冒险故事，大部分都是实际发生过的；其中有一两件事情是我亲身的经历，其余的都是和我同学的孩子们的故事。哈克贝利·费恩是照真实的人物刻划出来的；汤姆·索亚也是一样，可是并非根据单独一个人写的——他是由我所认识的三个孩子的特点结合起来的一个角色，所以是属于混合式结构这一类型。

书中所说到的那些荒唐的迷信在这个故事发生的时期——也就是说，三四十年前——在西部的儿童和奴隶们当中都是很流行的。

我这部书虽然主要是打算供男女少年们欣赏的，可是我希望成年人并不因此而不看它，因为我的计划有一部分是想要轻松愉快地引起成年人回忆他们童年的生活情况，联想到他们当初怎样感觉、怎样思想、怎样谈话，以及他们有时候干些什么稀奇古怪的冒险事情。

作 者 1876年于哈特福德

## 目 次

小 引	
第 一 章	汤姆贪玩好斗、东躲西藏…………… ( 1 )
第 二 章	光荣的刷墙手…………… ( 10 )
第 三 章	忙于打仗和恋爱…………… ( 17 )
第 四 章	在主日学校大出风头…………… ( 24 )
第 五 章	老虎钳甲虫和它作弄的对象…………… ( 36 )
第 六 章	汤姆和贝奇相识…………… ( 42 )
第 七 章	跑扁虱和伤心事…………… ( 56 )
第 八 章	当个大胆的海盗…………… ( 63 )
第 九 章	坟场上的惨剧…………… ( 69 )
第 十 章	狗嗅的不祥之兆…………… ( 77 )
第 十 一 章	良心的谴责折磨着汤姆…………… ( 85 )
第 十 二 章	猫和除烦解痛药…………… ( 90 )
第 十 三 章	海盗帮乘船出发…………… ( 96 )
第 十 四 章	快活的海盗露营地…………… ( 104 )
第 十 五 章	汤姆偷偷地回家探望…………… ( 111 )
第 十 六 章	初学抽烟——“我的小刀不见了”…… ( 117 )
第 十 七 章	海盗们参加自己的丧礼…………… ( 127 )

第十八章	汤姆透露他做梦的秘密·····	(131)
第十九章	“我没有想一想”的恶作剧·····	(141)
第二十章	汤姆替贝奇挨了惩罚·····	(144)
第二十一章	口才的练习和校长的金漆脑袋·····	(150)
第二十二章	哈克·费恩引用《圣经》·····	(158)
第二十三章	莫夫·波特得救·····	(162)
第二十四章	白天风头十足，夜里提心吊胆·····	(169)
第二十五章	寻找宝藏·····	(171)
第二十六章	真正的强盗找到了一箱黄金·····	(179)
第二十七章	战战兢兢的追踪·····	(189)
第二十八章	印江·乔埃的巢穴·····	(193)
第二十九章	哈克救了寡妇·····	(197)
第三十章	汤姆和贝奇在洞里·····	(205)
第三十一章	找着之后又失踪了·····	(215)
第三十二章	“快出来！找到他们了！”·····	(225)
第三十三章	印江·乔埃的命运·····	(229)
第三十四章	成堆的黄金·····	(241)
第三十五章	体面的哈克加入了强盗帮·····	(245)
尾    声	·····	(251)
译后记	·····	(252)

## 第一章

### 汤姆贪玩好斗、东躲西藏

“汤姆！”

没人应声。

“汤姆！”

没人应声。

“这孩子是怎么搞的，噢？汤姆你这冤孽呀！”

没人应声。

老太太把她的眼镜拉到眼睛底下，从镜片上面向屋子里四处张望了一下；然后她又把眼镜弄到眼睛上面，从镜片底下往外看。象一个小孩子这么小的家伙，她很少甚至从来就不戴正了眼镜去找。这副眼镜是很讲究的，也是她很得意的东西，她配这副眼镜是为了“派头”，而不是为了实用——她看东西的时候，哪怕戴上两块火炉盖，也一样看得清楚。她一时显得有点不知如何是好，随后就说：

“好吧，我赌咒，我要是抓住你，我可就要……”声音并不很凶，可还是足够让桌椅板凳听得清楚。

她那句话没有说完，因为这时候她正在弯下腰去，拿笤帚在床底下拨，所以她需要喘一口气拨一下才行。结果她却除了猫儿而外，什么也没有弄出来。

“我从来没见过比这孩子更淘气的！”

她又走到敞开的门口，站在门洞里，向她那满园子的西红柿和曼陀罗草当中搜寻。还是没有找到汤姆。于是她就抬起



头来，特意向着远处高声地嚷道：

“汤姆你——这——冤一孽呀！”

她背后有一阵轻微的响声，她一转身，恰好抓住了一个小孩子的短上衣的衣角，叫他逃跑不掉。

“哈！我本该想到那个小套间里的。你上那里面干什么来着？”

“没干什么。”

“没干什么！瞧你那双手。瞧你的嘴。那是什么猪食？”

“我不知道，阿姨。”

“哼，我可知道呀。那是果酱——准没错。我给你说过几十回了，你要是再动我那果酱，我就要剥你的皮。快把鞭子拿过来。”

鞭子在空中摇晃——简直是危急万分——

“哎呀！您往背后瞧瞧，阿姨！”

老太太以为真有什么危险，连忙转过身去，撩起裙子，闪到一边。那孩子马上就一溜烟逃跑了，他爬上那高高的木板围墙，一翻过去就不见了。

他姨妈大吃一惊，站了一会，随后就小声地笑起来。

“这该死的孩子，我怎么老是弄不清他这套把戏？他象这样给我开玩笑，实在也开得够多的了，难道我现在还不应该提防他吗？可是老糊涂才是最大的糊涂蛋。俗话说得好，老狗学不会新把戏。可是天哪，他耍的花头从来没有两天是一样的，谁猜得到他的鬼主意？他好象是知道他可以把我折磨多久，才会叫我冒火，他也知道他只要能想个办法把我哄过一会，惹得我笑一阵，就什么事都过去了，我也就不能揍他一顿。我对这孩子没有尽到我的责任，这是实在话，一点也不错。《圣经》上说得好，孩子不打不成材。我明知这样惯坏了他，对我们俩都越来越加重了罪过和苦痛。他整个儿让魔鬼迷住了，可是哎呀！这可怜的孩子，他是我亲姐姐的儿，不知怎么的，我老是

不忍心揍他。我每次饶了他，良心上又很难受，打他一次，又觉得有点儿心疼。算了吧，算了吧，《圣经》上说得好，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sup>①</sup>，我看这话一点也不假。今天下午他又要逃学了，明天我非得叫他干点活，罚他一下不行。一到星期六，别的孩子们都放假了，叫他干活是很不容易的，可是他恨透了干活，比什么事还恨得厉害，我可不能不对他尽我的一份责任，要不然我就会把这孩子毁了。”

汤姆果然逃了学，而且玩得很痛快。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只勉强赶上了给那小黑孩子吉姆帮帮忙，在晚饭前锯第二天用的柴火，劈些发火柴——至少他算是赶上了时候，还来得及把他所干的那些事情说给吉姆听，工作可是吉姆干了四分之三。汤姆的弟弟（其实是异母兄弟）席德已经干完了他那一部分工作（拾碎木片），因为他是个很乖的孩子，一点也没有荒唐和捣蛋的习惯。

汤姆吃晚饭的时候，一有机会就偷糖吃，这时候波莉阿姨问他一些问题，话里充满了诡计，而且奥妙得很——因为她要要点圈套，引着他招供出一些对他自己不利的实话。她也象其他的许多心地单纯的人一样，颇有一种自负的心理，总觉得自己赋有天才，特别会耍狡猾和诡秘的手腕，一心以为她那些极容易让人猜透的花招都是些聪明透顶的杰作。她说：

“汤姆，学校里相当热吧，是不是？”

“是呀，阿姨。”

“热得厉害吧，是不是？”

“是呀，阿姨。”

“你是不是想去游水来着，汤姆？”

汤姆心里突然感觉到一阵惊慌——他不由得有点儿不安和

<sup>①</sup> 见《旧约·约伯记》第十四章第一节。

怀疑。他察看波莉阿姨的脸色，可是并没有看出什么来。所以他就说：

“没有，阿姨——呃，并没怎么想去。”

老太太伸出手去，摸摸汤姆的衬衫，一面说：

“可是你现在并不太热了吧，我想。”她发现衬衫是干的，她觉得谁也不知道她的用意正是要弄清楚这一点，所以这使她一想起就很得意。可是她尽管是这么想，汤姆可猜透了她的心思。所以他就先来了一着，预防老太太的下一步。

“我们有些人在抽水机那儿往头上打水玩来着——我头上这时候还是湿的哩。您看见吗？”

波莉阿姨心里一想，她居然没有注意到这个附带的证据，以致又错过了一个好机会，不免有些懊恼。随后她又灵机一动，出了个新主意：

“汤姆，你往头上打水的时候，用不着拆掉我在你的衬衫领子上缝的线吧，是不是？你解开上衣的钮扣让我瞧瞧！”

汤姆脸上不安的神色马上消失了。他解开了上衣。衬衫领子还是缝得好好的。

“怪事！好吧，去你的。我还以为你准是逃了学去游水去了。可是我原谅你，汤姆。我看你就和俗语说的烧掉了毛的猫那样——并不象外表那么坏。可也就只这一次。”

她一方面为了自己的机智落了空而难过，一方面又为了汤姆居然也有这么一回破天荒的听话守规矩的行为而高兴。

可是席德尼<sup>①</sup>说：

“哼，我好象记得您缝他的领子是使的白线，可是现在是黑的。”

“哼，我的确是使白线缝的呀！汤姆！”

---

<sup>①</sup> 席德尼就是席德，后者是前者的简称。

可是汤姆没有等到听完后面的话就走了。他走出门口的时候说：

“席第<sup>①</sup>，这可要叫我揍你一顿才行。”

汤姆走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就把他插在上衣翻领上的两根大针仔细看了一阵，针上还缠着线——有一根针上缠的是白线，另一根缠着黑的。他说：

“要不是席德多嘴，她根本就不会看出来。他妈的！有时候她使白线缝，有时候又使黑线缝。我真希望她干脆老使一种线才好——换来换去我简直弄不清楚。可是我赌咒非揍席德不可。我得教训教训他！”

汤姆不是村里的模范儿童。不过他对那位模范儿童知道得很清楚——并且还很讨厌他。

不过两分钟的工夫，甚至还没有那么久，他就把他的一切烦恼通通忘记了。这并不是因为他的烦恼对他不怎么沉重和深切，比大人的烦恼对大人的影响轻松一丝半点，而是因为有一种新的强烈的兴趣压倒了他的烦恼，暂时把它从他心里撵出去了——正如大人在新奇遭遇的兴奋之下，也会忘记他们的不幸一样。这种新的兴趣是吹口哨的一种宝贵的新奇妙法，他刚从一个黑人那儿学了来，满心想要练习练习，不叫别人打搅。那是一个特别的象鸟儿叫的音调，是一种流畅的婉转的轻柔调子，在吹奏的时候把舌头断断续续地抵着口腔的顶上就可以发出来——读者只要曾经是一个小孩，或许还记得那是怎么吹法。汤姆练得很勤，又很用心，所以不久就学到了妙诀，于是他迈着大步沿街走着，嘴里吹得溜溜转，心里说不尽的高兴。他的感觉很象一个发现了新行星的天文家的感觉那样——不消说，要是以那股强烈、深沉和纯粹的愉快劲儿而论，那还是这个孩子胜过天文家。

<sup>①</sup> 席第是席德的变音。

夏天的下午是很长的。这时候天还没有黑。汤姆突然停止了口哨。一个陌生的角色来到了他面前——那是一个比他稍大一点的男孩。在圣彼得堡这个可怜的不象样子的小村子里<sup>①</sup>，凡是一个新来的人，无论年龄和性别怎样，都是很能引起好奇心的。并且这个孩子又穿得讲究——在一个并非星期天的日子穿得那么讲究是很特别的。这简直是令人惊奇。他的帽子很漂亮，他那件扣得很紧的蓝料子短上装又新又干净，裤子也是一样。他还穿着鞋——那才不过星期五哩<sup>②</sup>。他甚至还打着领带，那是很漂亮的一条缎带子。他摆出一副城里人的神气，这简直使汤姆嫉妒得要命。汤姆瞪着眼睛瞧这个了不起的角色，越瞧他就越把鼻子翘起，看不起他那身漂亮衣服，同时他又觉得自己身上穿的好象是越来越显得寒伧。两个孩子都不做声。这一个走动一下，另外那个也走动一下——可是都只横着步转圈子；他们始终是面对面，眼对眼。后来汤姆说道：

“我能揍你一顿！”

“我倒想看你试一试。”

“哼，那我就可以揍给你看。”

“不行，你就是不行。”

“我就行。”

“不行，你不行。”

“我行。”

“你不行。”

“行！”

“不行！”

很不自在地停了一阵。然后汤姆说：

---

① 这个地方的大小是介乎村与镇之间的，所以一时被称为村，一时又被称为镇。二者之间并无明确的界限。

② 汤姆和一般男孩除了星期天而外，平日是赤脚的。

“你叫什么名字？”

“这也许是你管不着的事情。”

“哼，我敢说我就偏要管管看。”

“好，谁叫你不管呢？”

“你再说那么多废话，我就要管。”

“偏要说——偏要说——偏——要说。看你怎么样！”

“啊，你觉得自己怪漂亮，是不是？我把一只手捆在背后，就可以揍你一顿，只要我愿意的话。”

“那么，你怎么不那么办呢？你说你能那么办呀。”

“哼，你要是老给我开玩笑，那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啊，是呀——你这种人我见得多了，都是弄得下不了台。”

“你别美！你自己觉得怪不错，是不是？啊，这顶帽子可漂亮呀！”

“你要是看着不顺眼，那也只好干瞪眼。我看你敢不敢把它敲下来——谁敢，谁就得挨揍。”

“你是个吹牛的家伙！”

“你也是。”

“你光会吹牛，跟人家打嘴仗，可是光说不干。”

“噢——滚你的蛋！”

“他妈的——你要是老说这些冒失话，我就要拿石头砸你的狗脑袋。”

“啊，当然你会敢哪。”

“哼，我就敢。”

“那么，你为什么不动手呢？你老说空话干么？你为什么不动手呀？就是因为你害怕。”

“我才不害怕哩。”

“你害怕。”

“我不怕。”

“你怕。”

又歇了一会，他们俩彼此又瞪了一阵眼，侧着身子互相撑了一阵。后来他们肩碰肩了。汤姆说：

“你滚开这儿！”

“你自个儿滚！”

“我不滚。”

“我也不滚。”

于是他们站住了，各人把一只脚斜过来，站稳了架势，两人同时使劲撞，彼此怀恨，凶狠狠地互相瞪眼。可是谁也撞不过谁。他们斗了一阵之后，一直斗得浑身发热，满脸通红，各人才仔细提防着把劲头松下来，然后汤姆说道：

“你是个胆小鬼，是个小狗。我要到我大哥哥那儿去告你，他只要拿小指头就可以揍你一顿，我一定要叫他来收拾你。”

“你当我怕你那大哥哥吗？我有个哥哥比他还大——并且还不光只大，他还可以把你掀过那道围墙哩。”（两个哥哥都是捏造的。）

“那是撒谎。”

“真的就是真的，你说是撒谎也白说。”

汤姆用大脚趾在地下的灰土里划了一条线，他说：

“你敢走过这条线，我就要把你揍得站不起来。谁敢，谁就得倒霉。”

那个新来的孩子马上就跨过去了，他说：

“是你说的要干，那么咱们瞧瞧你真干起来吧。”

“你可别再逼我，你最好是当心点。”

“哼，你自个儿说的要干嘛——你怎么又不干呢？”

“他妈的！你哪怕只给我两个铜子儿，我就准干。”

新来的孩子从口袋里掏出两个大铜板，显出讥讽的神气伸出手来。汤姆一下就把铜板打到地下。两个孩子马上就在土里

翻来复去地打滚，象猫儿似地扭成一团；他们打了一分钟的光景，互相揪头发和衣服，使拳头在鼻子上捶，拚命地抓，都弄得浑身是灰土，也浑身是威风。后来这一阵混乱很快就见出分晓了，汤姆从战云中露出头来，他骑在新来的孩子身上，使拳头狠狠地打他。

“你说‘饶了我吧！’”他说。

那孩子只顾挣扎着想脱身。他在哭——主要是由于愤怒。

“你说‘饶了我吧！’”——汤姆还是继续在捶。

后来那个陌生的孩子憋住气勉强说了一声“饶了我吧！”汤姆才把他放开，说道：

“好吧，这总可以给你一顿教训。下次你最好是当心点，看你是跟谁打哈哈。”

新来的孩子拍着身上的灰土，哭哭啼啼地走开了，偶尔还回过头来望一望，摇摇头，吓唬着说“下次再碰上”的时候，就要怎样怎样地对付汤姆。汤姆一听这话，就说了些讥笑的话回敬他，然后非常得意地走开，可是他刚一转身，那新来的孩子就拿起一块石头，扔过来打中汤姆的背上，马上就逃跑了，他跑得象一只羚羊那么快。汤姆把这个坏蛋一直追到家里，结果才知道了他住的地方。于是他在大门口站住，呆了一会，叫他的对手出来较量较量，可是他的对手只躲在窗户里面向他做怪脸，不肯出来。后来对手的母亲出来了，她骂汤姆是个坏心眼的、下流的野孩子，叫他滚开。于是他就走了，可是他说他一定要找个机会再收拾那孩子一顿。

那天晚上他回家回得很迟，他提心吊胆地从窗户里爬进去的时候，一下子发现了埋伏，原来是姨妈在守候着他。一看他的衣服弄成了那个样子，她原来打算在星期六的假日<sup>①</sup>把他扣留下来做苦工的决心就成为坚定不移的主意了。

<sup>①</sup> 当时美国的小学是每逢星期六整天放假的。



## 第二章

### 光荣的刷墙手

星期六早晨来到了，整个的夏季世界是光明灿烂、生气勃勃、洋溢着生命的气息的。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首歌，如果是年轻的人，歌声就从嘴里唱出来了。每个人脸上都流露着喜色，每一个脚步都充满了活力。刺槐正在开花，空中弥漫着花香。村庄外面高出的加第夫山上草木长得很茂盛，遍山是青的，它与这村庄的距离恰好不远不近，正象一片“乐土”，梦一般的境界，安闲而诱人。

汤姆出现在人行道上，手里提着一桶灰浆，拿着一把长柄的刷子。他把围墙打量了一番，满心的欢乐都跑掉了，一阵深沉的忧郁笼罩了他的心灵。木板的围墙有三十码长，九呎高。他似乎觉得生命空虚起来了，生活简直成了一种负担。他叹了一口气，把刷子蘸上灰浆，顺着顶上一层的木板刷过去；然后又重复这个动作；然后再做一遍；他把刷过的那渺小的一条和还没有刷的那一望无边的围墙比了一比，就在一只木箱上垂头丧气地坐下了。吉姆提着一只洋铁桶，从大门口跳跳蹦蹦地跑出来，嘴里还唱着《布法罗的姑娘们》。从前在汤姆的心目中，到公用放水站那儿去提水一向是讨厌的工作，现在他可不是那么想。他想起了水站那儿有不少的同伴。那儿经常有许多白种的、混血的和黑种的男孩和女孩们轮班等候，大家在那儿休息，交换玩物，吵嘴，打架和胡闹。他还想起了水站虽然只离着一百五十码远，吉姆却从来没有在一个钟头以内提回一桶